毛詩要義

二 邶鄘衛商紂畿内地在

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内以畿内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

内河内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
地北踰衛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衛漳者濁水
横流地理志云漳水自上黨而過鄴邑谷東北
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
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兖州桑
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兖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
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
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
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二鄭以三叔爲三監地志邶封武庚餘二地
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
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無殷頑民被紂化日
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
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
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下無霍叔矣王
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
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

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
也史記云武王恐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
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
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
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
據信則以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
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

㊂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衛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

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必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

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非爲自歌其主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

四 管叔周公兄孟子文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

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

群弟蔡叔霍叔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

五周公居東之年

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

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

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

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

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

（旁注：振趙岐注周叔非兄）

六 三監導淮夷與俱叛亦導祿父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

七 伐管蔡封康叔畀年康叔併監鄘

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
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
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云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
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
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
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
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
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

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故知爲之長

【入】地志康叔初封即兼邶鄘鄭不然

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

衞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九鄭數諸國世數例各不同

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變風始作

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考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數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

十 分邶鄘衛之詩各從其本

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

衛國者以天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宗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一十 雖分邶鄘每篇言衛猶唐實是晉

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

三國詩以君世爲次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邶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

衛武公以後世次

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五年
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
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
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
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
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
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
為文公此其君次也

詩次挨爛在作序後

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時雖父所出而文數大襄公明襄公即位乃進

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僖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唯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坻舉宣公

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揆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弟於此則伯兮宜言謚以辨爕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退詩之序也

十五 仁人不遇謂志不相得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

十六 兄弟不可據謂同姓臣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

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七十石席謂堅平不可選謂物有其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

而開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
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
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八十 君道常明如日今迭微如月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
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居諸
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
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

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

十九 同姓之臣不遇猶不忍去亦有可去者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微篇言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

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
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十二 妾上僭謂公子州吁母
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
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一 毛以綠衣興妾鄭改綠爲緣
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
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
色之黄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

正之妾兮僭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
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
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已止也鄭以為婦人之
服有褖衣兮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
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
裏兮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

【二】男女褖衣皆黑表素裏兮黃裏非制
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
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

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衻衻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遞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

傳婦服吉凶皆不殊衣裳男子殊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

裳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稅衣纁袡爲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四二 毛以絲爲本綠爲末鄭先染後製衣

衣於既

織志

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以此詩傷妾之僭己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

莊莊

嬀 居危反

殺 如字 又申志反

絲謂衣織者也

[二五]莊姜送歸妾謂桓公死戴嬀大歸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

子州吁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媯
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
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媯者
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
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
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
泣涕而送之

疏 歸寧有反大歸者不反之辭

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

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

七二史記莊公再娶夫人又云完母死皆非

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

禮諸侯不再娶旦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

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

言其死云亡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妻譜
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
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一 巂周名燕燕名鳦名玄鳥
釋鳥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
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
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
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乙爲拔
双

(二九)頡頏與出入前卻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

(十三)婦人不以名行今仲氏明戴嬀字

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

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

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

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

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

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十二〕鄭注坊記在前故定姜莊姜異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十三〕序雖爲莊姜子未爲太子史記非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
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
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正義曰此本傷君不
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其於衆事何能有所
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
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
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
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

位未定是言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三〕德音無良箋意無良德音

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

〔四〕州吁莫往莫來莊姜悠悠我思

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

與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暴恚怒之時州吁之
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
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毋子
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毋道往
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來毋子恩絕悠悠然
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

注 鄭釋嚏今俗人云人道我

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毋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
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嚏讀內



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
稱今俗人嚏云人道我云云

【注】震雷之聲虺虺然喻州吁暴

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曀
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
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喻州吁之暴故以
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

【注】平陳與宋謂告陳宋以伐鄭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
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
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
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
四年

八三 古謂戰器爲兵序用人經用器

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

七二 戎車輕於土功此詩以南行爲怨

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

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
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
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至
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
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
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
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
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
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

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我事者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我事非輕於力役也

四十 從孫子仲不我以歸憂不得歸

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憂心忡忡然說豫憂不得歸也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

求死不土言論

【一四】死傷疾病兼步卒喪馬唯甲士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爰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

【二四】死生契闊毛鄭士伍約王云室家約

毛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

共受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
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
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
至於老不在軍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
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
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
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
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爲異
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

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

［三四］州吁阻兵安忍雖未對敵皆有離心

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詔東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

歲

苦之數也

凱風吹棘猶慈母養七子劬勞

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

母氏聖善我七子無令人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illegible]】寒泉有益於浚七子乃無益於母

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與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

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
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
苦而思嫁也

七切 睍睆好音興孝子顔色詞令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
顔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
不能如也正義曰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
顔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
注云和顔悅色是為難也又内則云父母之所

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八四 烝報淫亂之等

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

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爲類

【訓】自詒伊阻鄭易伊爲緊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箋云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

樹萱子引詩不同杜預謂逆詩匏有苦葉

繄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繄小明
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為繄可知此云
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
不同者杜預云逆詩也故文與此異

正 毛謂匏苦葉不可食與叔孫穆子意異
傳以二事為一與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
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
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
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

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illegible]渡水有涉有厲有揭

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illegible]此詩因揭在[illegible]

自以膝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
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
以下為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
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溱謂膝下
也

[illegible]由帶以上由膝以上皆為厲
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
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
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

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膝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厲也

匏有苦葉
濟盈者必濡軌雉鳴而非所求

有瀰至其牡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儀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

[illegible]妃耦之聲者雎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illegible]
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
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
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
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
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
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
夫妻毋也乃媚悅為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
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毛云由輈以上爲軌䟽釋因言軌軓之別

傳由輈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

祭軓乃飲注云古書軹為軒軓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範當為軓軓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軓為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軓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轊也又云軹小穿也玄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

軹轊二名亦非軏也少儀注云軏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軏軏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軏字誤當為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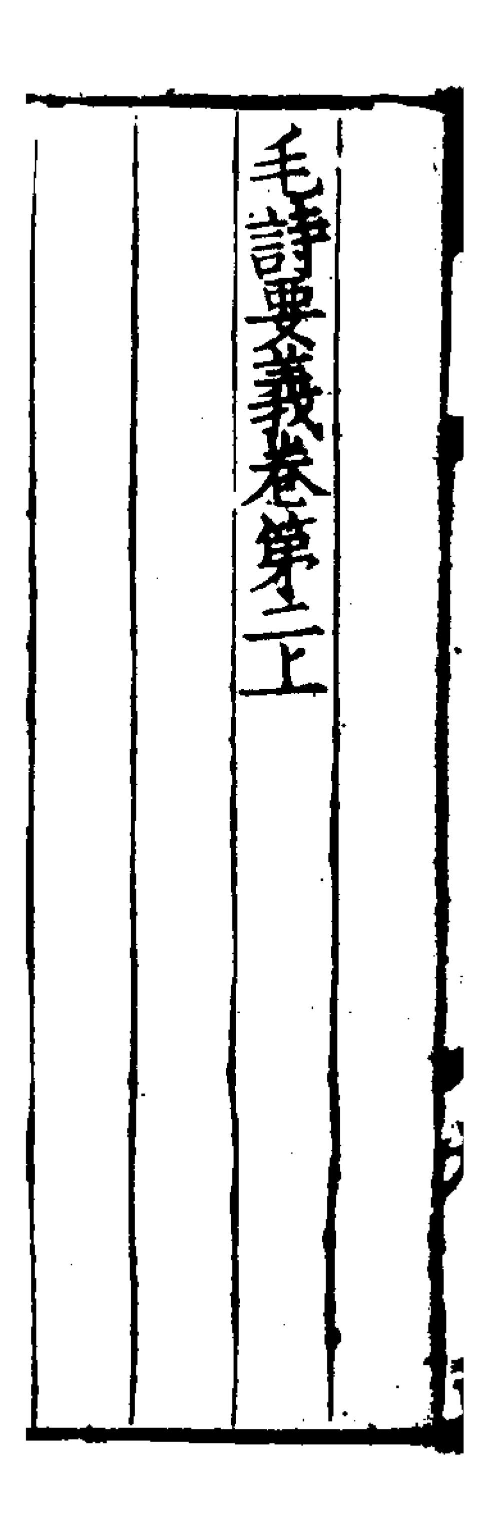
五六親迎用昏然男女之家有遠近

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發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

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邨者也

五七　迨冰未泮謂正月以前請期

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冰渙渙然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二上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　邶谷風至二子乘舟

一　和風陰雨而潤澤行興夫婦和室家成

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

至於死何以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
以顏色衰而棄我乎

此言無以根莖并葑菲坊記引此異
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
者一物也菲也芴也葍也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
者一物也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
注云無以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逐婦言送巳門内不如行道之人重別
毛以爲婦人旣巳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

四

畿者期限猶九畿又楚茨之畿

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
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
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
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鄭唯有違爲異
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
徘徊也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
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
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五

涇水入渭而清濁異此婦絕涇取所見

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岀笄頭山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别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尸毖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

六 邛人為詩得言淫以士庶人得外娶

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淫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淫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淫而自比已志邛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

矣

七 石絕水曰梁與橋梁異

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往來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

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

【八】深淺喻難易有士喻富貧

就其深矣方之舟矣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

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

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

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

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九 舟者古名易名虛今名船

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

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

虛即古又名曰虛揔名皆曰舟

匍匐猶顛蹷謂盡力救喪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比同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一十

不我能慉傳訓養箋訓驕

不我能慉當倒之云不能慉我鄭唯不我能慉爲異傳慉養箋慉驕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

引傳云懎與非也爾雅不訓懎爲驕是[illegible]之說

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辭者至悲

之掛君子遇己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戒

至惡

十二 旨蓄御冬謂美菜儲之無時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

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十三 既詒我肄遺我以勞苦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

也箋云訩潰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四十 出奔失地爲狄所逐皆曰寄公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比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

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十下 式微者微乎微服氏用中國之道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發也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



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

【十六】衛侯稱伯時爲州伯周制伯佐牧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十七】此言狄逐黎侯與左傳奪黎地較百年狄者北夷之號此其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二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

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以魯桓二
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爲狄
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
耳與此不同

十八 衛自頃侯賂夷王始爲侯主康叔本侯
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
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恒以康叔毛言康
叔之封爵稱侯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
故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

謂三公爵仍侯也

【九】有牧下三監有五侯各監一國

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

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

疏九伯服云九州之長鄭云州伯

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illegible]

牧也[illegible]伯伯[illegible]州伯也

【二】侯為牧二伯為佐此正法伯賢亦選為牧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若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二】前高後下曰旄丘土氣緩葛生誕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

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
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
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
也

三六 狐蒼裘無明文約玉藻言之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
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黄衣狐裘又
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從服其
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

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
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
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
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
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
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
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四二褎如充耳箋謂人耳聾恒多笑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

褎[illegible][illegible]由救在秀二反

簡兮

字本文[illegible]伶官

案釋字從水

夫褎然有爭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

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

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五二] 泠官如泠 俗泠州鴒泠蕭等皆從水

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

號樂官爲泠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泠

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泠

人告龢魯語云泠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

於泠官以泠氏世掌樂官爲泠官呂氏春秋及

律歷志云黃帝使泠倫氏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宫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泠州鳩是泠氏世掌樂官

【六二】仕泠官蓋樂正之屬爲舞人

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泠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爲王臣故刺之泠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泠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

教之不教國子干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
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鞮師皆教夷樂非萬
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
所得爲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
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
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
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盡不可得而知
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

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以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爲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舞

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韗胞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衛不用

【七二】簡兮毛爲大德鄭謂擇人

簡兮至萬舞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

于大德之人于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
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
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
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
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
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于擇人于爲有方且
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
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
事

萬舞何休周舞毛干羽鄭干舞

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揔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在外故云於四方箋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

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

【九二】傳云教國子日中爲期箋云春入學

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

中始在前上處也傳言日中為期則為一日之
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不當言為期也故
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也
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
舞者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
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
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
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
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

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蘩之屬也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正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

〔三〕籥三孔六孔無正文故箋不改傳

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

鄭以萬爲武舞籥爲文舞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

溼牘言厚漬與頹色之潤

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霡霂既優

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

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

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

【三】祭有畀煇胞翟閽

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

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

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

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

以
獻知
樂吏
不過一
次

三士則尸飲九而獻既祭乃賜知是樂吏
周禮韗人云奄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奄人類之
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奄人於天子為士
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
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
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
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
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

泉水

觚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觚無過散故
知不過一散
六三 榛苓生得其所此碩人宜在王位
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
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也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
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西方之人毛云
乃宜在王位
一 衛女以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
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三八 軷祭又名祖名道飲其餞曰餞

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
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
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
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

婦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後出宿
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祖而舍軷
即飲酒其側曰餞
九三 泉水與蝃蝀竹竿文同義異
此與蝃蝀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
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剌其
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不見答
恩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可違禮詩者各
本其意故爲義不同

十四 古者將行既脂車又設舝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閒關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

二十四 出同歸異爲肥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溉水

【三四】君於己薄矣歸之於天勤身事之

己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正義曰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君於己薄矣猶勤身事之

【四四】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此據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四五

衛宣非有籧篨戚施之病惡而比之

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

二子乘舟

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

【疏】伋壽爭死此傳與左氏史記小異大同

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

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畧同云請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

【七四】方伯謂州長亦謂牧衛宣公牧下二伯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

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

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云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